

## 军旅生涯

## 在北京长安街深夜拦车

1970年,是我在中央警卫团服役的第3个年头。我们驻地在玉泉山中央副食品供应基地。一个深秋的星期天午后,驻地的脱德亮指导员通知我和文书李玉柱,晚上到城里的体育馆看文艺晚会,入场票由团后勤部翟干事带去。我是团卫生科在驻地的卫生员,与翟干事相识。

第一次进城看文艺晚会,我的心情十分激动。我和文书吃过晚饭,就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了北京体育馆,当我俩向执勤人员说明来意后,得知该馆晚上没有文艺晚会。

我和文书十分纳闷,我俩

猜想,可能是后勤部工作人员把工人体育馆通知成了北京体育馆。于是,我俩决定赶到工人体育馆。乘坐公共汽车大约半小时后到达首都工人体育馆,此时,已是晚上9时许,没有等到我和文书的翟干事一行早已入场。因当年没有手机,不能及时与拿着入场票的翟干事联系。为了能看上难得一见的演出,我和文书向检票员说明走错体育馆的情况后,得到检票员的谅解,如愿进入体育馆内观看了赏心悦目的文艺晚会。

文艺晚会落下帷幕,观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纷纷离去。

夜里公共汽车已经停运,如何回到西山即驻地玉泉山成了的一大难题。我俩没有通讯工具,没法与驻地首长联系、求助,如果住旅馆花费大不说,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。为了早些赶回驻地,在夜幕下,我和文书在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上向南行进。当走到长安街上时,因我俩都没有手表,估计时间已到了夜半三更。

望着一辆辆急驰而过的汽车,我和文书一商量,决定拦车求助。我俩分别侧身面对向西疾驶的车辆招手,怎奈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有拦到车,但我俩没有失望,继续向

过往车辆招手示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只见一辆由远光灯变成近光灯的汽车缓缓驶来,停在了我俩面前。定神一看,是一辆“午”字头的空军卡车。驾驶卡车的空军战士问明情况后,让我和文书坐进了驾驶室,将我俩拉到离驻地大约20公里的五棵松。我俩向这位助人为乐的空军战士道谢后,经过约两个小时的艰辛跋涉,终于在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刻,顺利回到了驻地玉泉山。

光阴荏苒,数十年过去了,当年和战友身穿军装在北京长安街深夜拦车的情景,仿佛就在昨天。 尹林/文

## 秋天卖玉米棒子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我正在念中学。对这个年龄的我来说,每天都需要零花钱。

一个秋天的晚上,我趁父亲抽烟的工夫,谈了自己的想法,父亲说:“儿子,现在咱家的玉米都长成了,你去卖吧,卖的钱全归你。”

于是,到了星期日,我早晨吃过饭就提着袋子到地里掰玉米,玉米棒子装满后就放到自行车上,用绳子系住。我身体单薄,个子又小,骑着车子都在摇晃,半道上有一段是碎石路,我不小心绊了一下,连人带车子全滚到坡下面,过

路的人见了把我扶上来,我腿疼了好几天。

伤好后,我又掰了一袋玉米,这次我骑车格外小心,来到距家5公里的车站。这里人相对比较多,我把玉米棒子倒在台阶上,因为是第一次做买卖,我害羞不敢吆喝,只能眼巴巴地等顾客来买。等了大半天,终于有人来问了,我是按个数卖的,每个两毛钱,中午过了,玉米还剩十来个,我又热又饿,就先回家了。

第二个周日,我又来到车站卖玉米棒子,价格我写在一块纸板上。我还想了个办法,

顾客要得多,每个少两分钱。这样一来,一袋棒子很快就卖完了。我立马回去掰,这一天总共卖了3袋子。

后来,我发现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卖得快,价格又高。我也想这样做,母亲说:“你去写作业吧,我来帮你。”她把一堆青玉米棒子,放到灶上的大锅里,点燃柴草开始煮,我听见母亲拉着风箱呼呼地响。熟玉米装了两桶,我在自行车后架子两面各吊一桶。这比生棒子价格高,每个可以卖5毛。每当列车一停,我就跑过去卖给乘客,由于是小站,车停的时间短,

有时是给了玉米钱没拿上,有时是拿上了钱,玉米还没来得及给乘客,车已经开了。

那个秋天,卖玉米棒子赚了30元。我拿一部分钱到商店买了些课外书,另一部分钱给爷爷买了一副手套。他快80岁了,经常出去扫落叶,秋天天凉,我怕冻坏了他。

卖玉米棒子虽然累,可一想到我拥有那么多精彩的课外书,还为爷爷尽了一份孝心,我感觉美滋滋的。 李成林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## 朝花夕拾

## 摘棉花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读初中。那时,我家有5亩棉田,每到秋天,棉桃一个个爆裂开来,露出里面柔软的棉花。摘棉花成了家里的大事,因为一旦遇到雨天,棉花就会受损,影响收成。那时,母亲总是叮嘱我,放学后要马上赶到棉田帮忙摘棉花。

放学铃声一响,我便背起书包,挎上竹篮,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。走进棉田,看见母亲摘棉花手法很娴熟,每一次摘取都准确无误,不一会儿,她背后的竹篓就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在棉梗间穿梭,将一朵朵棉花从棉桃中轻轻摘下。记得有一次,我正全神贯注地摘棉花,一只野兔突然从脚边窜出,吓得我心脏猛跳,手中的棉花差点飞出去。母亲见状,哈哈大笑,打趣说:“这小家伙也来帮忙了。”

随着太阳渐渐西沉,我站在地头,望着一片片摘过的空棉桃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。虽然摘棉花的过程单调而辛苦,但那份收获的喜悦,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岁月如梭,4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,我早已在城市中安家。然而,那段摘棉花的记忆,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棉花地,始终在我心中占据着一个位置。

明伟方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 语文结业证

我自幼家贫,初中时中途辍学。参加工作后,我利用每日早晚的业余时间,到邯郸市峰峰矿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充电。1962年10月,历经4年风雨无阻的刻苦学习,我以98分的考试成绩,取得高中语文结业证。这段时间的学习,为我后来的工作和酷爱的新闻报道事业奠定了基础。图为我的语文结业证。 石贵生/文并供图

## 打水漂

打水漂是一种古老的乡村游戏,也称“打漂儿”“打漂漂”,我们小时候经常玩。这种游戏既简单又有趣,所用工具就地取材。在水渠边捡拾一堆扁平、轻薄的石块、瓦片,拿出其中一块,朝向水面,身体略有倾斜,大约呈45度角,然后抡起胳膊,身子略作旋转状,将石块、瓦片向水面用力投掷出去。那石块、瓦片在水面上弹跳着,溅起一两个大大的水花,技术好的孩子投得远,水花儿更多,漾起一个个小涟漪。

打水漂不仅可以单玩,孩子们还可以比赛。一群小孩子聚集在小河边,捡好一大堆石块、瓦片,一个个轮流打水漂,看谁打得远,打出的水花儿多,尖叫声、欢呼声一波一波传来,惊飞了几只蹲在树梢上的鸟。

不过,在小沟小渠里打水漂拉不开架势,还是大河上打水漂更过瘾。最好是深秋到初冬河面未结冰的日

子,河里的芦苇、蒲草大都被乡人收割了,水面显得比往日宽阔通透,河水也不像夏天那样浑浊、湍急,而变得清澈幽静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打水漂是一种享受。特别是初冬,孩子们穿着厚厚的冬衣,舒展不开,于是有的孩子就用了小棉袄,穿着单衣撸起袖子打水漂,直打得额头上冒汗,浑身暖洋洋的。

好多年没有打水漂了,别说我这两鬓斑白之人,就是那些乡下的孩子,也很少有打水漂的了。真想再打一回水漂,找一找儿时的感觉。 刘琪瑞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诚信 爱国 公正 自由 文明 富强  
敬业 法治 平等 和谐 民主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